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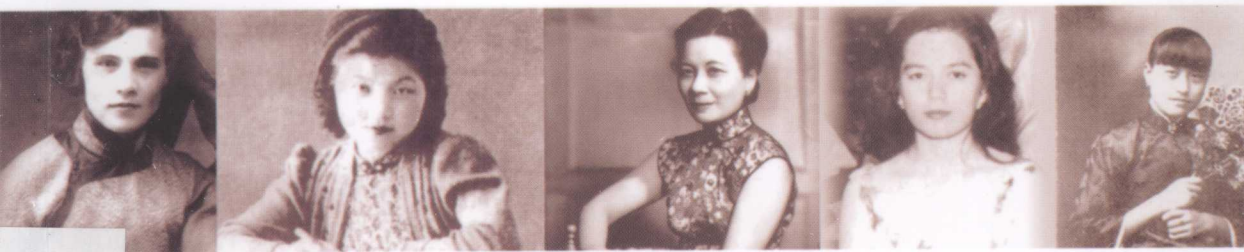
人物·传奇

婆娑◎著

蒋家女人

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征服男人

蒋家女人好比各自盛开的花，她们有的如蜡梅，是不动声色的美，月影黄昏，暗香盈袖；有的如桃花，美得张扬，恣肆绽放；有的如丁香，美得凄清，哀怨又彷徨；或如莲花，或如幽兰，或如秋菊……她们都绽放着绝代芳华。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014032933

K820.9

123

蒋家女人

婆娑◎著



北航

C1721254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K820.9
12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蒋家女人 / 婆婆著. — 北京 : 金城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155-0915-0

I. ①蒋… II. ①婆… III. ①传记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11138 号

Copyright © 2014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蒋家女人

作 者 婆 婆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5155-0915-0

定 价 26.8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信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序 言

自古以来,在一代代文人骚客的笔下,女人是各色盛开的花。“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依旧桃花面,频低柳叶眉。”“暗想玉容何所似,一枝春雪冻梅花,满身香雾簇朝霞。”……这样的诗句何其多,把女人比作花,不仅仅因为二者形似,都美得让人心旷神怡,更因为在精神上,二者具有相通的地方。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是梅花的无私;“出淤泥而不染,濯青涟而不妖”是莲花的高洁。身为女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有的女人如蜡梅,是不动声色的美,月影黄昏,暗香盈袖;有的女人如桃花,美得张扬,恣肆绽放;有的女人是丁香,美得凄清,哀怨又彷徨。

虽然常说,把女人比作花的,第一人是天才,第二人是庸才,第三人是蠢才。但我仍然愿意,把蒋家王朝的女人们比作花,看她们,绽放绝代芳华。

蒋母王采玉俨然是那傲雪的蜡梅。“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王采玉早年屡经丧夫别子之痛,然而,历经这一幕幕人间惨剧,她愈加挺直了脊梁,克服了千辛万苦,终于把蒋介石培养成才,而她也登上了

荣耀的神坛,受到后世敬仰。

《诗经》中“有女同车,颜如舜华。”舜华即木槿花,是贴在枝干上,开在路边的花。人们认为,它缺少女子弱质无依的气质,远不够纤柔。然而,用它来形容毛福梅再恰当不过。蒋介石的目光,从来没有在毛福梅的身上停留过。他外面三妻四妾,花天酒地。她独自在丰镐房照顾年事已高的婆母和年幼的儿子,一直到死,坚强隐忍。在蒋氏族人的心里,她一直是当家主母,蒋介石的正房夫人。

姚冶诚应是“梨花一枝春带雨”,在春寒料峭的四月,独自开出一身寂寞的白。因为蒋纬国的缘故,蒋介石对她一直未过绝情,而她也终得善终。相对于蒋介石的其他女人来说,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幸福。

徐志摩说:“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莲花的纤长柔弱恰似女子的无力自主,而凉风袭向莲花,正如别离更为女子笼罩上道不明却挥不去的忧愁。在那水中,莲花不知道风来风去的方向,而那女子,更主宰不了自己别后的命运。陈洁如当如是。

作为影响了中国半个世纪的女子,宋美龄一生的爱情与命运都与中国近现代史紧密相连。她雍容华贵、仪态万千的风姿如牡丹,正像刘禹锡在《赏牡丹》一诗中所形容:“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蓉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还有蒋方良、章亚若、石静宜、邱爱伦、徐乃锦、汪长诗、蔡惠媚、蒋孝章、黄美伦、赵申德、方智怡……她们或如莲花,或如幽兰,或如丁香,或如秋菊……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香艳人生。

或动,或静;或谦卑,或桀骜;或温婉,或凌厉;或小家碧玉,或大家闺秀……蒋家的女人们,骨子里总有自己的色调,自己的韵律,她们无需迎合世俗,无需受人辖制,她们身居的每一隅,都沁着芳香和古朴,似那天角垂下的红霞,似那朝阳升腾时草间的甘露,“一袭光芒照万里,万缕青霞绕眼帘”。蒋家的女人们呼吸着大时代的风露,载着上天的恩泽,

为过去和现在绣刻着一幅无比绚烂的卷宗。

本书一改只记叙传统家族轶事的写法,采用柔美、温和的笔触还原了那个既受争议又叫人不得不赞叹的年代。更跳跃一些,蒋介石、宋美龄、蒋经国……他们是历史上的显赫人物,更有着与普通人一样但又异样的人生。在声名遐迩的蒋家王朝的背后,那些同样生活在世界各个角落的蒋家女人们,到底有着怎样的人生、怎样的命运呢?

本书甄选出十六位蒋家的女人,用最真实、最温婉的方式,再现了她们令人羡慕或悲悯、叹息或盛赞的精彩人生。如果说女人生来就要依靠男人,那么对于蒋家的女人们而言,男人可能只是附属品。她们也相信纯美的爱情,也有着叫人艳羡的爱恋,可她们的内心深处,却总有一股主宰自己的力量在时刻敲打着她们。或许,这就是蒋家女人的独特之处。

光阴是一条渡不过的河流,而蒋家的女人们就站在时光的彼岸。她们是那个季节里绽开的最美丽的花。



目录

章一：可怜天下父母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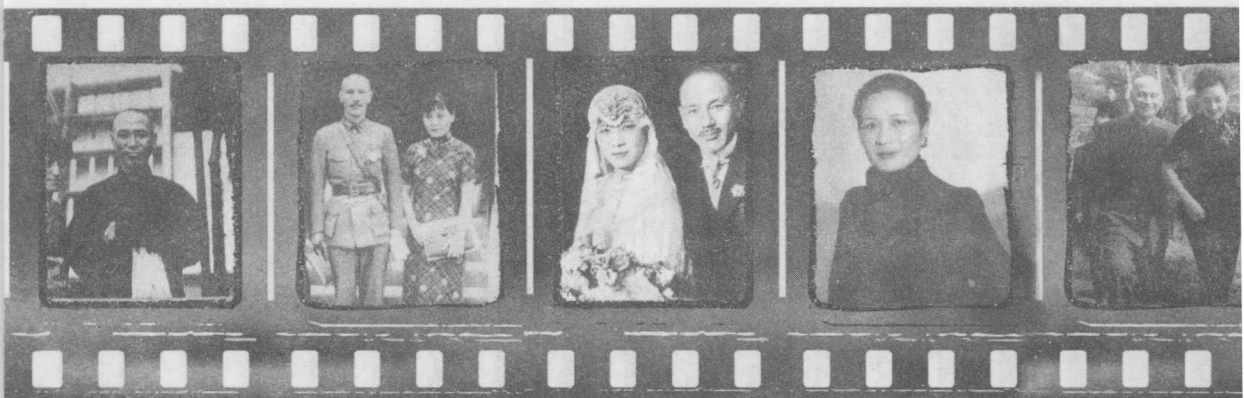
生如浮萍 003
遁入空门 009
月圆月缺 013
严师慈母 019

章二：人生几何花烂漫

馥梅淳香 027
新婚燕尔 032
啖血终年 038

章三：想思已是不曾闲

寒微冶诚 049
窈窕淑女 056
长恨如歌 062



章四：唯有牡丹真国色

青涩华年 071

以爱之名 076

烽火记忆 083

乱世佳人 089

各安天涯 095

章五：悠悠生死别经年

冰霜爱情 105

冷暖岁月 112

素时锦年 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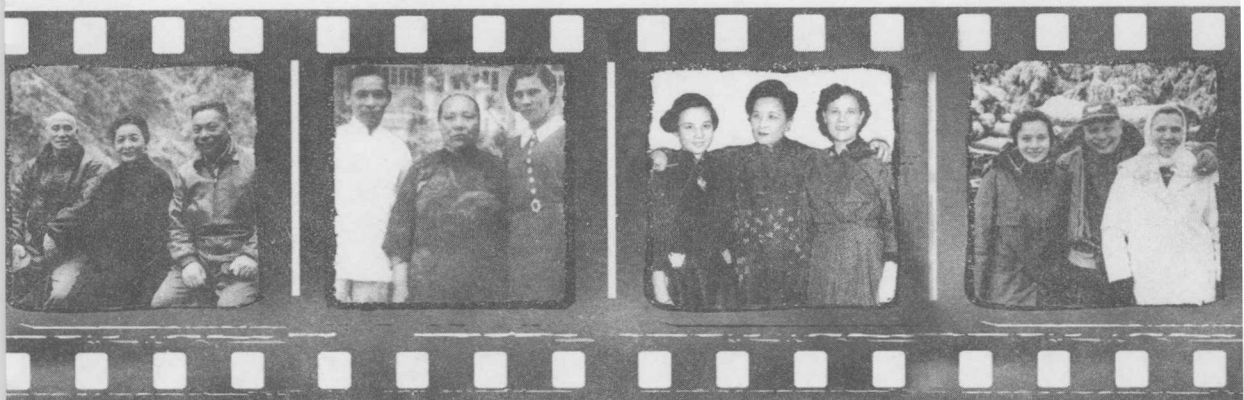
红尘醉歌 125

此恨绵绵 130

章六：再回首是百年身

前尘往事 137

红消香断 142



一襟晚照

148

章七：花未开全月未圆（二）

天作之合

157

荒芜之恋

163

掌上明珠

169

一帘幽梦

176

异国情缘

182

鸳鸯离散

187

玫瑰战争

193

章八：花未开全月未圆（三）

现世安稳

201

人间萍客

208

浮生未歇

214

岁月清欢

220

后记



可憐天下父母心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王采玉的一生，波折不断，坎坷连连，然其生时，却不忘让那绵长的母爱寄予儿身。他日的蒋介石，叱咤风云、笑傲天下，这都离不开生母王采玉的教诲。

早年丧夫，贫苦缠身，这就是王采玉；青灯古佛，心如止水，这就是王采玉；通晓事理，教子有方，这就是王采玉。或者可以这样说，是王采玉开启了蒋家女人温良贤淑之路，后世的蒋家女人，也多承袭老夫人的规矩。最要紧的，是王采玉生下蒋介石，这才让蒋家的天空格外的绚烂！

shengrufuping

生如浮萍

王采玉于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出生于浙江奉化葛竹村,卒于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享年58岁。她是一位命运乖蹇的传统女性,倘不是生活发生了那么多转折,她应该和许多平凡的女人一样,相夫教子,终此一生。然而,母凭子贵,蒋介石生身之母的身份将她推上了荣耀的神坛。

北宋年间形成的葛竹村,万不能预见此地于千载之后,将容纳王氏采玉。身为中正之母,王采玉也并非一世顺遂,坎坷的一生、波折的经历,宛若苦累青史。可是,就是这苦痛,凝聚了迸射的力量,积淀了爆发的红潮。生前,落得家徒四壁;身后,则丰衣足食,为人所仰慕,赞叹。

远望葛竹村,形如木椅,故有“金交椅”之称。又因对岸山峰状似笔架,而落得“仙笔乡”的雅号,山峰秀丽、村落有致,如此绕绿之村舍,仿

似有“仙气”踏浪而来。215户的村子,600余人的普通人家,历史却能追溯到唐天佑年间(公元904—公元907年)那载于《葛竹王氏宗谱》上的王敬圮。他曾任明州刺史,后辞官归隐,于奉化连山乡万竹(今属奉化大堰镇)下榻,后被奉为葛竹始迁祖的王爽是其五世孙,若从今反观,遗迹却30代有余,颇有传承。

关于葛竹村缘何引得王爽定居于此,有这样一个传说:彼时,“箭竹”为葛竹村山上的多产之物,上等竹帽编制材料皆为箭竹。王爽常与同村人结伴来此采竹,而一行人从家中带着的午饭便悬至树枝之上。待到正午饭点,几人取下树上饭食,却发现依旧温热。王爽素来笃信风水,便觉此地绝非凡所,故而定居于此。

后有风水先生云:“对着笔架山,代代儿孙会做官”。蒋介石家的祖宅恰正对“笔架山”,蒋介石本人亦是对风水颇为信奉,其曾于1930年翻修丰镐房祖居。且其听从风水先生之意,对房门大小高低一动未动,怕是破了风水,震了“龙脉”。此地,也就是中正之母王采玉的出生地。

村南,是当时王采玉家的座落之地,称作“上三房”,是典型的三合院格局。幼年的蒋介石,便常随母亲居于此地。今天的王家祖宅,早已残败不堪,可屋子的轮廓尚清晰,门额上那于民国时代编就的门牌——“奉化县第三区仙笔乡葛竹第2号”,仍醒目异常。

从《王氏宗谱》上看,清朝年间,王采玉的祖父王毓庆曾任迪功郎一职,其育有三子二女,王有则系长子,是王采玉的父亲。作为清季的国学生的王有则,终身科考都未获功名。原配发妻姚氏过世后,又娶一姚姓

填房。这位续弦妻子所生的女儿就是王采玉，她还有两名胞弟，名为贤矩和贤裕。

若从家谱上推算，王采玉当是葛竹王家第24代子女。她的一生，经历颇为坎坷。

幼年的王采玉，因了家境颇为殷实，也学得几年诗书，文墨有触。心灵手巧的她，做得一手漂亮的活计。可这兴旺之家仿若《红楼梦》中那“黄粱一梦”的贾家，初时莺歌燕舞，终了却鸡犬不宁。王父王有则，理事不通，致使家道中落，贫苦缠身。而采玉的两个胞弟，贤矩自甘堕落，嗜赌成性；贤裕患有先天性精神病，尚在读书，因此，一家人陷入悲苦境地，异常拮据。因精通女红，王采玉与母亲做起了针线活，帮衬家里，朝起暮眠。

日月交替，斗转星移，几多光阴更迭，几度夕阳西下。十七载眨眼已过，采玉亦出落得一如娉婷。如花之年，却不得倾心于梦中翩翩，只因了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采玉也唯有被动接受。那个时代，多少伊人深蹙娥眉，也只能哀怨长叹，在唏嘘中度日。十七岁的王采玉也无法逃脱这命运之手，她在这一年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段婚姻，初嫁于辟驻乡曹家田的竺某，涂抹她生命中第一抹釉彩。

竺某，系王有则本家的一个长工。他生性淳朴、厚道，勤劳肯干，深得东家喜爱。其父母虽早逝，可在东家，却犹如再遇亲人。当时，竺某托了东家做媒，王有则夫妇的身影便萦绕于东家脑中，东家遂极力撮合。若言早年，王有则自是不愿女儿下嫁长工的，只是眼下家境残败，似乎已无挑选余地。而采玉呢？心中虽有抵触之意，也碍于父母之命难以拂

逆,只得点头答应。如此,东家与王家敲定此事。定亲次年,王采玉过门,成了竺家媳妇。

婚后,夫妻俩生活尚且美满。竺某勤奋,租田耕种,采玉则担起家务,日夜操持。日子清贫是真,倒也不生旁枝。只是,那竺某秉性耿直,脾气不好,而二八年华的采玉也未褪去生来的小姐脾气,吵架拌嘴一时成了家常便饭。每每至此,吵架之后的采玉便回了娘家哭诉,竺某倒是心地淳厚,紧随着采玉到岳家认错。

夫妻俩的生活,自次年春天起,平淡中便泛起涟漪,因他们的儿子出世了。新生命的降临,让夫妻俩兴奋不已。若言此生就此下去,王采玉平凡的生命中即便没有斑斓,似乎并无陡峭的坎坷。锦衣玉食、珍馐美味,可能永不予她,可淡泊宁静、尽享超然却应了她的心念。只叹冥冥之中自有定数,王采玉生地不凡,命理也自是不俗,落得凡庸之地,可能为的即是沉淀超脱的因子。

爱子诞生几个月后,因患了急症未能及时救治而夭折,丧子之痛搅得夫妻俩彻夜难眠,心如刀割。祸不单行,是年秋,在曹家田一带瘟疫横行,许多人的生命就此走到终点。采玉之夫竺某亦未能逃过,于这年丧命。丧子之痛、丧夫之悲,同落年纪轻轻的采玉身上。似乎,这是上天的责罚,又仿若上天的“恩赐”。责罚,大抵是因了前世的债;“恩赐”,可说是今生的“情”。无需争论到底是不幸还是幸运落在王采玉的头上,对彼时的她而言,悲痛是唯一的心境。

家庭的变故,已让王采玉悲痛欲绝,而邻人那所谓的“面相生得不好,既克夫又克子”的流言,则时刻吞噬着她仅有的生命气息。生存,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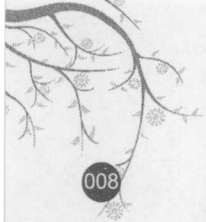
如此艰难?王采玉自认十几年的生命历程中,尚未沾染任何伤天害理之事,却缘何会有一等的报复落在自己头上?红尘依旧,岁月无情。年纪尚轻的王采玉脑中闪过一个念头:遁入空门。或许,她未真的看破俗世,未真的想了却凡尘,只是,那清静之地,可慰藉受伤的灵魂罢了。

子夭夫亡的悲痛还未退去,父亲王有则病逝的消息传来。王采玉当即回家奔丧,眼见惨淡的家境,她的心痛得更剧烈。已到中年的母亲突然成了遗孀,而两个胞弟又年纪幼小,尚不能担起家务,已成寡妇的王采玉,只能硬着头皮身肩重担,在岁月的洗礼和苦痛的打磨下咬紧牙关。

落魄的家境,毫无家私的竺家,这一切在王采玉看来,形同枯槁一般。她想着离去,想着与母亲、胞弟为伴,想着用一种新的方式继续生活下去。

竺某在世时,因手中资本有限,所租种的田地不多,只能勉强糊口。此时,王采玉要照料母亲、胞弟,自然需更多的收入才行。母亲见不得女儿自己受累,便与其一同纺纱织布,绣花缝衣。为了增加收入,改善窘境,王采玉还曾到奉化江口周村的富家做佣人。“只是愿多出苦力增家用,却不知寡妇门前是非多”,辛劳的王采玉,质朴的王采玉,一心为家的王采玉,纵使心中纯然,也抵不过“三人成虎”,毁谤之声不绝于耳,这让采玉心中委屈。无奈之下,她只能回返家中,与母亲相依偎。

浮萍般的王采玉,生来便无富贵之身,若言她清贫,清贫的也只是生活。她的生命中、灵魂里,驻足着激烈的渴望。那渴望,燃烧着无穷的憧憬、无尽的遐想。而那遐想,不是脑海中一现的昙花,而是真实的存在。



木鱼青灯,带着宁静和安详慢慢靠近着王采玉,只是她尚不知晓,没有丝毫察觉之意。她只是要摆脱迷惑,抽离三途,跳升于凡尘之上。而就在这一刻,她的生命有了新的色调。